

椰風蕉雨

■ 本报评论员:余凡

这三天以来,社交媒体及群组里满是“雅加达洪水”的信息和视频,电话里都是亲友的担忧和慰问;甚至连国外主流媒体也刊载了雅加达“水淹闹市”、汽车漂浮、居民转移的照片,更让阿尼斯省长的“曝光率”空前提升,其“著名语录”也不断被人“传唱”。

《人民思潮》(Pikiran Rakyat)报道,自2月19日凌晨起,暴雨使首都特区部分地段成为泽国。上午9时,雅加达北部的芝林京(Cilincing)区路面淹水30至70公分。南部的老哥玛腰兰(Kebayoran Lama)区,西城的7个区也被同等高度的洪水浸泡。雨水也漫上首都的几条主要道路,相关部门必须赶紧采取联合行动,在几个路口疏导交通路线。

《罗盘电视》于20日报道,接连两天的大雨使雅

加达部分地区的路面和居民区积水。首都特区省长阿尼斯(Anies Baswedan)向媒体宣称:“共有200个街坊(Rt)被淹,以全省3万个街坊来算,只有0.6%地区受灾。”巧妙地淡化灾情,让网民们“赞不绝口”。

《呼声网》(Suara.Com)于20日称,雅加达南区有29个里长(Rw)及东区有50个里长淹水,最深处达150公分,有1380位居民被转移;西城区也有不少居民点受灾。雅加达这次洪水在推特平台成为“热门话题”,不少受灾的民众纷纷将照片和视频上传以泄愤。

不过,也有网民@Areajulid对于民众因水灾而责怪省长表示不解。他写道:“雅加达多年来都有水患,没有哪一任省长能免。以前被淹就认了,没有责难任何一方。为何如今大家却竞相要推倒现任省长?以前的省长却不曾被如此欺凌(Bully)?”不少网民随即回帖,前任省

长的确也曾淹水,但治水方案明确,工作效率显著,积水也很快消退。

《商业网》(Bisnis.Com)援引省政府的话说:“首都特区20日的大水,是自2002年以来最小的水患。”官网@Dkijakarta称,有113个里长(Rw)积水,受灾面积仅4平方公里。省府还以旧的灾情记录作对比:2015年2月11日702个里长淹水,受灾面积281平方公里。2013年1月17日599个里长积水,受灾面积240平方公里。2007年2月2日955个里长受灾,内涝455平方公里。2002年2月2日53个里长积水,受灾面积168平方公里。这次水患被迁移的灾民共3311人,是20年来最少的。有媒体质疑,今年水灾才刚开始,省府为何赶紧“总结”?而2020年初的灾情却被模糊?是为突显省长的“业绩”?

《罗盘网》报道,雅加达的水患会降临任何区域,南城的哥芒(Kemang)

虽然是高级住宅区,豪华旅店及餐馆林立,但每年都有淹水之苦,而今年尤其甚。哥芒大街有约半公里长的路面浸水,最深处达两米,数家银行、超市、旅馆、公寓及高级餐厅都不能幸免,被困的员工和居民只好坐等为数有限的橡皮艇搭渡,才能离开积水的路段,景况慌乱。

数十辆泊放在路旁、停车场的车辆被淹,其中不乏身价昂贵的高级轿车,它们被工作人员用越野车逐一拖离灾区。闻名遐迩的哥芒大街不见了原来的繁华,转瞬间变成好像贫民区里一条呈黄褐色的浊水河。在哥芒某公寓任职十年了的惹玛尔(Jamal)表示,往年的水位通常不太深,只是漫过路面;但今年水势特别大,竟淹到公寓楼的大堂及地下室。

阿尼斯省长在回答媒体采访时声称,雅加达这次水患是上游省市的洪水造成的,但茂物县长回

说,上游水位尚在可控的三号警戒线,还没有达到“一号警戒水位”,不可能对雅加达造成威胁。省长接着将矛头指向另一个“上游”的德博市(Depok),但有专家驳斥说,以哥芒区为例,那儿没有一条河流,何来上游水?说穿了,是省政府调度失当、排水不畅造成的。虽然省长的“智囊”在媒体上不断抹粉,但在事实面前却越描越黑。

网红评论员鲁迪(Rudi S.Kamri)在政论节目(Opini Rudi)中,以“阿尼斯的自私让雅加达居民成为水灾牺牲品”为题开讲,揭露阿尼斯安排亲近者为自己大肆拍马。因妒忌前省长的业绩,上任后即把已进行一半的河道正常化工程(Normalisasi)完全叫停,但他吹嘘的“归化工程”(Naturalisasi)仅仅是“嘴皮功夫”,根本没有实际功效。阿尼斯不理民生工程,却大搞豪华赛车Formula E,赛事没着落,大笔

经费不知去向,多数省议员却视若无睹、噤若寒蝉。鲁迪自谓不是“蜂鸣器”(Buzzer),希望大家起来维护国家的利益!

阿德(Ade Armando)在Cokrotv发表“雅加达大水,阿尼斯让人民受苦”的政论,指省长沽名钓誉,大搞自行车道、漆屋顶、办赛车等形象工程。不汲取去年初水患的教训,没有科学地治理,是个没有远见、私欲膨胀的失败官员;可悲的是,大多数省议员因获得私利和好处,没有尽到“监督”的责任。阿德呼吁民众要有健康的思路,才能争取幸福!

阿尼斯“治水”名言:“雨水从天降,应回归大地,全世界都这么做!挖河道、设水泵把水引向海是错误的……”不断被网民当成“创作”源泉,让读者会心一笑,或扼腕悲叹!唐朝李白诗曰: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……”雅加达的雨水就真没法子治吗?

■ 巴厘省:意如香

西方欧美国家向以尊重“自由人权”自居,总是以为别人“违反人权”而采取制裁行动,动不动以“颜色革命”搞乱推翻别国政府,理由仅仅是该国没有按照西方的“自由人权”行事,没有遵循西方的价值观治国理政,但欧美国家从不把人民群众的“命权”当回事,为了政治目的,可以滥杀无辜,竟连本国民众的“命权”都不受重视,在这次新冠肆虐中,西方国家的确诊与死亡人数,竟然在世界上“名列前茅”,束手无策,死亡人数还在节节攀升,“人命关天”的理念在西方是不复存在的,“自由人权”只是统治者用以愚昧民众的“政治口号”。

不幸的是,欧美的“自

## 尊重命权远胜维护自由人权

由人权”口号竟然在印尼拥有沃土,众多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,以及崇尚宗教极端思潮的部分教徒,把“自由人权”捧为金科玉律,认为个人自由是不受国家管制的人身权力,动不动指责佐科维政府“违反人权”,反对派势力更是利用“自由人权”大肆渲染,对政府为抗拒疫情的“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离”的利民举措,污蔑为侵犯人权,在网络里鼓动民众拒戴口罩,继续群聚婚礼活动等等。此一刻意的愚昧宣传,也确实影响了一些没有主见的教众,使得各地群聚与拒戴口罩的事件频频发生了,结果造成了印尼感染新冠与死亡人数,不减反增,节节攀升了,至今确

诊高达120多万例,死亡3万多人。

自由诚可贵,生命价更高。如果连命权都保不住了,“自由人权”又有何价值?妄图维护自己的“人权自由”,拒绝戴口罩,却让自己感染了新冠,又再传染给别人,这不是连自己与别人的“命权”都不顾了吗!你有了不戴口罩的“自由”,却感染了新冠丧失了“命权”,是“命权”重要还是“人权”重要呢?只有“不要命”的极端教派,才会以“恐怖爆炸”夺取别人“命权”,来达到“升天进天堂”的“一己之私”自由,这样的自私自利的“自由人权”,所幸连崇尚温和教派的伊联与穆协广大教众都会明智取舍,不会盲目跟

从。所以,佐科维总统的明智抗疫决策,民意支持率高达70%以上,就是最好的印尼民意基础风向标。

而现年77岁的副总统、前伊斯兰长老会会长马鲁夫·阿明,顺利接种了中国疫苗,数周来身体状况良好,更是在广大教众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效应,扫除了极端教派对疫苗污蔑的阴霾,以及“逢中必反”的排华政治偏见。现在印尼接种中国疫苗的工作,开始顺利普及起来。目前当局开始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接种疫苗,必将能够在今年年底完成70%以上的接种率,为达到群体免疫创造有利条件,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都应积极响应接

种疫苗,也是我们尊重自己与别人“命权”,最为实际的具体支持表现。

中国崇尚“以人为本”、“人命关天”,印尼崇尚班查西拉的“人道主义”,都同样关注人的“命权”,比起西方自私自利的“自由人权”,更胜一筹,更加符合东方文明“殊途同归”的崇高理念。西方价值观不符合东方的“命权价值观”,“命权”重于一切,保住命权,就保住一切,没了“命权”,“自由人权”也就毫无意义了。

价值观不能强加于人,各国都有权力根据本国国情,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决策,印尼的班查西拉,已经被历史证明是符合本国国情的治国理念,一路来,

极端教派总是力图推翻班查西拉的多元殊途同归,却总是不能得逞,总是以失败告终,极端教派头目一再身陷牢狱之灾,为国民所不容不齿。尤其当今网络化时代,年轻一辈的理想,已经更具现代化的国际视野,不会受极端思潮与西方思维所误导,从网络里大量涌现出来批驳极端思潮、以及诟病西方思维的言论,充分证明了印尼的年轻一代,今非昔比。佐科维更是深具远见的明智总统,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,不时大胆取用年轻人当政。我们老一辈人乐见印尼年轻一辈,更快成熟起来,走上印尼政坛,则是印尼民族的前途厚望。“年轻人,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,光明是属于你们的。”

## 曾是三人行 ——追忆印华诗人狄欧

■ 古晋:梁放

第一次去耶加达是1984年,是为了一项管理课程,住了一个星期,时隔卅年,获悉2014年的亚细安文艺营可以自费参与时,我也随马来西亚代表团前往,目的是旧地重游,却没有料到此行却交到一个知己,狄欧。

狄欧与我共居一室,他当接待,只上来洗澡更衣,夜里回家,让我独享一个大房间。在有限的交集中,他说当年中文还没有解禁,旅居印尼的台湾人带进一些中文书,他几乎把可以借到手都先影印一份后归还,多年后他清理掉这些读过的影印本时,蓄意数了数,竟有百多本!他的中文姓名是郑建国,生日10月1日,郑父取名用意昭然。父辈溯源固本的心愿因而影响他极深。他说过退休后一定会义务执教中文,以便在印尼加强推广。

狄欧喜欢,也写新诗,我仅读了他给收录在《东南亚新诗选》里与发过来与我分享的几首,都感受到他渗透其中的真性情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,立足在复杂的社会中,却从没丧失天性的善良与纯真。

他欣赏菲律宾已故诗人月曲了的诗作,在2018年的新春联欢会上,我把作者亲

笔签名本奉上,他万般喜欢。后来2019年7月我在中国青海的格尔木给他买一部中西当代诗集,赶在出席坤甸罗芳伯学术研讨会时交到手里。为了给印华作协代表团在坤甸壮声势,狄欧还给我准备了同款的峇迪衣。散会前夕,我与他在夜市里,初尝潮州椰浆绿豆糊,清淡至夜深。第二天,我怕搁着不穿糟蹋,把峇迪衣奉还。他说:下一次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,我再给你弄一件。那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次。

2017年相依为命卅多年的母亲去世了,那几个月内,我似困在死牢里走不出来。狄欧知情,邀我前往参与印华作协在Sukabumi举办的中秋联欢会;你过来散散心,包管你会好起来。后来我真的去了,一路上行尸走肉般。走出耶加达机场时,接机的却是叫陈俊义的陌生人,正寒暄时,才见到狄欧与俊义的儿子从另一头走了来,原来耶加达机场的国际航班有两个出口,狄欧怕我走失,动员朋友前来帮忙守候。

接了机,俊义驾车,大家参观了慈济,也溜达了好几个地方,一路上他们都畅怀的唱歌、谈话说笑,我全程恍恍惚惚地跟着,吃了顿素食午饭后,我仅希望他们尽快把我送到旅店后摆

下不管。晚间,他们来一同出席印华作协主席袁霓宴请的洗尘晚餐。是两年后,在坤甸前往罗芳伯墓途中,袁霓问我怎会出席那一次的中秋联欢会。狄欧也在场,我如实说了,也再次感激狄欧曾经处心虑地要协助朋友走出母丧后抗郁的艰辛。也是在坤甸,狄欧要为我的饮食张罗,发现我在没有素食的情况下也甘之如饴,我始知前几次的素食都是他有意安排的。前往Sukabumi路上,感觉车里人声嘈杂,几乎让我崩溃。后来再见,冬珍与好几个文友都异口同声说:你给我们最初的印象都是黑头黑脸的,拒人千里之外。后来也是冬珍说,狄欧事先已经做了工作,我才明白,当时对一个素昧生平的局外人,印华作协成员个个如此厚道宽容,让人感激与万般羞愧。中秋联欢会上,我上台分享阅读经验时,也把一张椅子带了上去就坐,也是一张狄欧椅子,当时医生开的安眠药在我身上失效,正挣扎着如何稳住自己濒临散架的身体与失控的情绪。散会后的大合照,我给狄欧推上台,在召集大家的时候,他别开生面地“来来来,来来来……”领头唱了《草原之夜》的最后一段,大家都紧随着,场面一片沸腾。奇异的事就此发生了,

在我嘶喉高歌(喊)的同时,眼睛润湿,一时感觉哪里滞留的一潭沼气给疏通了,逐渐在排空。

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非常时刻,俊义与狄欧已经久不见面,狄欧一通电话,俊义即义不容辞地帮他买了涂抹解疼的药膏送上门,却不巧遇上狄欧因请假假召见下属正交待工作,没敢造次打岔。片刻后回头慰问时,俊义惊觉情况严重。狄欧考虑到妻子扶他上下车吃力,坚持要健壮的朋友陪同坐在后座。他俩是青少年时就认识了,失联多年后无意间重逢,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风雨雨,重拾旧情谊后更是无话不谈。狄欧曾说过,他求俊义帮忙都是有求必应。俊义说:狄欧一向怕给任何人添麻烦!能帮的地方也不多。狄欧持有电单车与汽车执照,不知何故不敢驾驶,一起出游时都由俊义代劳。他们时而电单车,时而汽车,闲来一起K歌,一起喝茶,几乎整个耶加达与市郊走遍。有一回我过境耶加达,他们来了,看到我在旅店前等着时,从电单车跨下,高兴得还突发性异口同声高歌“我一见你就笑”,继而真的畅怀大笑起来,活脱是两个结伴逃学、终于找到共同去处的大孩子。他们乐天知命,也都是坦荡荡的直肠子,亲和、不拘小节。狄欧喜上高级餐厅享受氛围,俊义会左弯右拐领队到最接地气的各小食店,总让人惊觉地道小食有的是人间至味。我尽享

现成,耶加达到处游走,同时间经历耶加达共存的繁华与寒碜。一开始就邀请他们来古晋做客,然后经山口洋一路陪他们搭车到加里曼丹南部再回到耶加达。我们还曾说过要一起去我向往的Malang玩三天呢!

告诉我狄欧逝世的是张颖。张颖与我认识是因她曾来古晋医脚疾,狄欧千嘱咐万嘱咐我关照。我随即致电冬珍,冬珍说是因为俊义相告,作协同仁才知道狄欧逝世的噩耗。近八九年来才恢复往来,相信狄欧也绝没

有想到,除了妻儿,众多新知旧雨中,陪他走到最后的是陈俊义这个朋友。

许多朋友都走了。狄欧也走了,就在与我还嘻嘻哈哈互贺新春的第二天!到了这把年纪,闻讯后我愣了半晌,回过神来时,浮现脑海的尽是他露齿、无事不边说边笑声朗朗,天塌下来不就当被盖的神态。

难过吗?悲伤吗?这一时间点上,我惆怅、失落、感慨,还有千丝万缕的怀念。

狄欧安息。你。

## 元宵

占碑:常青

牛气冲天乾坤朗 年至人间寰宇暖  
元月伊始庆佳节 宵璨汤圆兆和满  
快活人生尽逍遥 乐开怀家兴旺

## 江东怀旧 王祥

翠螺宝髻卧江坡,  
水转山环云起来。  
多少往时幽兴事,  
白帆点点去难回。

「孤帆一片日边来」,儿时常见,现在没了,画的就是回忆。

